

講述上海市井生活 茶館劇場一連八場 上海評彈團《高博文說繁花》訪港獻演

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，晚上七點半，現場座無虛席。主持人開場後，觀眾坐定，飲啖茶，未見有人，只聽耳邊一陣地道的上海話開始緩緩地唸。說的是王家衛的電影，《阿飛正傳》最後三分鐘，梁朝偉騎馬覓馬，英雄暗老——說這就是上海的味道。接着台上走來一人，中山裝，看着蠻年輕，是上海評彈團現今的團長、國家一級演員高博文。此番，他帶着上海評彈團近年來十分受歡迎的評彈作品《高博文說繁花》，與香港觀眾見面。演出前，高博文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，分享他此番創作經驗與來港感受。

大公報記者 管樂 徐小惠



▲演員基本功扎實、在傳統領域拔尖

《高博文說繁花》改編自滬語小說《繁花》，作者金宇澄於二〇一六年劇目在上海首演上曾說：「寫《繁花》的階段，我耳邊一直有一位蘇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，一個人慢慢講，聲音不溫不火，不高不低，再麻煩的背景名堂，再吵鬧的男女對白，先生總是篤定泰山，有哭有笑，有俗有雅，說得源源不斷……」二〇一五年《繁花》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，其以上海方言寫作，用說書人的方式，以第一人稱視角，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間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濃郁的上海濃聚在筆紙間。「這本小說當初一問世，就有很多朋友來告訴我，說它很適合改成評彈。」高博文說。

原著適合評彈說書

真正讓這本小說被更多觀眾熟知，是因為王家衛買下了它的版權，要拍。王家衛拍電影的速度影迷是最了解的，慢，高博文有了改編的想法後，與金宇澄溝通，「金宇澄本身就對評彈感興趣，此外王家衛也同他講《繁花》改評彈很合適，而且也能比較快的與觀眾見面。」於是一拍即合，有了這部《高博文說繁花》。

小說人物繁多、關係交錯、情節密集，「但與小說相比，評彈的人物情節不能太多。」高博文表示，因此在改編的過程中，「除了強調曲藝的形式外，對小說內容做了一些刪減和改編。」他們此番請來郭力擔當編劇，後者為上海人民滑稽劇團導演、編劇及演員，高博文說年輕的編劇更容易溝通，也更容易開拓創新，「我們用iPhone解釋BB機、星巴克解釋咖啡

等老上海的時尚。」表演除了展現濃郁的上海味道，以及經典的評彈演唱段外，不時抖落着笑點，引得全場觀眾忍俊不禁。高博文稱：「不僅老觀眾可以從中感受到自己的少年，九十年代非上海籍的青年也對其有感情有興趣。」

連演四回一氣呵成

高博文這些年一直致力於對評彈藝術的開拓，他說：「新時代，我們既要立足江南水鄉，也要發展都市評彈。」為此他進行了包括搖滾評彈、爵士評彈在內嘗試，探尋如何在說書人身份不變的同時，讓評彈更立體，更有層次。《高博文說繁花》是次創新性地借鑒了歐美季播劇的形式，分集呈獻給觀眾。是次在港演出共分四回書目：《滬生》、《相遇》、《組局》、《兒時》，每一回書目對應小說的一個章節，觀眾可以一連四晚一氣呵成欣賞整個故事。

該劇為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落成後引進的第一齣外地戲，演出以蘇州方言為主，人物對話以上海方言為主，彈唱則保持評彈的傳統曲調，輔以香茶點心，自五月二十三日起一連八場上演。高博文說滬港一直以來聯絡密切，此番他們還在劇目中插入香港文化、娛樂、市井的元素。「評彈在香港觀眾基礎深厚，但隨着上一代的藝術家和觀眾的老去，江南文化如何在香港生存下去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。我們相信大家對中國文化的的需求，相信香港有受眾。」他希望評彈能走出一點新意，「傳統文化改革沒有終點，沒有範本。」

部分圖片：主辦方提供



▲現場觀眾反響熱烈

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

▲表演充滿濃郁的上海味道

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

▲劇中滬生角色扮演者黃海華（左起）、李德麟與高博文合影

評彈男女老少皆宜

採訪手記

當晚上海總會理事長李德麟也來到現場觀看演出，作為本次演出的贊助，李德麟告訴記者，本劇為上海總會關於紀念國慶七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。他稱讚高博文為推動評彈在香港扎根做了很多工作，並認為上海評彈很適合茶館劇場的形式：「因為評彈最早也是在茶館演出的。」

現場觀眾中，男女老少皆有，年輕人跟着大笑，老年人聽曲時全情投入，結束時全場掌聲不斷。來自福建的侯小姐此番同朋友一起前來，在現場還遇見了自己的福建老鄉，對於本場演出她稱「很好看，很喜歡，現場觀眾的氣氛很好。」今年八十歲的何先生是評彈的老戲迷，他稱自己「是專門聽評彈的」，並且樂於看到高博文為向年輕觀眾普及評彈藝術所作出的努力，「這是適應時代的要求」。



▲本劇為西九戲曲中心茶館劇場落成後引進的第一齣外地戲



▲藝術家埃里克·邦特（左三）在現場介紹自己的創作



▲《金牛座》（左）及《雙子座》，2017年



▲《蝴蝶鉗》，2016年

埃里克玻璃雕塑大寫意

大公報記者 張帆 文、圖

法國玻璃雕塑藝術家埃里克·邦特（Eric Bonte）亞洲首次個展正在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舉行。他是法國知名玻璃雕塑大師，作品遍及世界各地，特別是歷時十八個月，在非洲科特迪瓦共和國的亞穆蘇克羅大教堂完成了總面積達8400平方米、上百萬片玻璃構成的彩色玻璃窗與穹頂，規模宏大。今在上海的展覽主題為「由愛而生，從自由覺醒」，展出了三十二件近期新作。展期持續到十月。

「告別」斑斕色彩

此次來到上海的作品沒有選擇斑斕色彩，而是以別致的造型和樸素的色彩搭配見長。策展人、琉璃工房創始人張毅表示，此次展覽策劃了一年半，藝術家表示希望能夠迴避自己熟悉的穹頂玻璃技法，而是在另一個領域進行自我挑戰：抽象的浪漫、掙脫束縛的解放。

張毅說：「這個嶄新的埃里克·邦特，並非無來由地誕生，而是他的自我解放：穹頂玻璃越龐大，色彩越華美，埃里克·邦特心底創作的反向力量越是積累，越是醞釀，他也許渴望着直指人心，渴望着全然掌握，渴望着看盡

繁花之後的安靜簡潔。」

抽象造型難度大

走進展覽現場，主色調是黑、白和金色。和普通的雕刻不同，玻璃雕刻需要經過高溫的鍛燒，這使得塑形和拉絲成為難點。特別是抽象作品，造型越特別，創作難度越大。但是在埃里克·邦特的作品中，卻絲毫看不出這些困難。各種造型各異的作品，頗有中國畫的寫意韻味。《慧星塵埃》、《漂浮的雲》、《飛翔的鴿子》、《光中飛翔》……這些作品線條簡潔，彎曲的弧度，粗細變化，光影漸變，並沒有一定章法，有些創作如行雲流水，有些刻意留白，充分展現作者的心境。

埃里克在現場告訴記者：「對於我的創作，我喜歡它是自由的，讓自己被這個材質帶着走……」。他說，並未強加自己的意志於作品，任何對於作品的解讀都是被允許，甚或被鼓勵的，讓自由意識貫穿始末。

全場唯一一抹紅色來自作品《蝴蝶鉗》。乍看之下像一隻蝴蝶，但如果分開玻璃和鐵架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具

殼與蟹鉗。藝術家還刻意地在作品上加上一抹紅。他說，這樣的創作要表達的是對大自然的欣賞，特別是對海洋的熱愛。

柔美的「黃金時代」

在這批作品中，金色是藝術家非常喜愛的色彩。比如《黃金颶風》、《日暈》、《冰焰》這幾件作品，在藝術家的意志下，金與玻璃的關係呈現不同的效果：金色蜿蜒於玻璃之上，可以是一種彰顯，也可以漸漸湮沒；它是光的媒介，或乾脆成為光源本身。

自身多年在玻璃藝術領域奮鬥的楊惠嫻和張毅在歐洲遊歷時，就對埃里克·邦特的作品一見傾心，因此極力促成了藝術家的中國之行。除了便於自己近距離學習大師的藝術心得，他們也希望將玻璃藝術領域更多大師和精湛藝術帶給中國觀眾。



▲《黃金颶風》，2018年